



李長卿集卷之八

長卿集卷之八

豫章李鼎著

門人真州李毓校

疏

重建般若堂募緣疏

東晉 兼代仰金陵今古梵宮人稱攝身既標形
其如 亦聳勢以凌霞明徵君悟茲火宅遂捨宅
而不 買山之金度法師登彼慈航緣假航而大
布譚經之席法鐘不叩而自響慧雨無雲而輒零

巖際鐫文六之金身月臨丹穴石上琢千尊之妙
相星耀珠林左龍江右龍潭隱映降龍之鉢遙虎
穴近虎溪平分解虎之筇漱齒乳泉無慚地湧振
衣疊浪何減天開秋桂春蘿四序更其綺藻夜禪
朝梵六時修此精勤信僧象說法之名區而人龍
息心之寶地者矣若乃紫盆峰側白鹿泉濱有堂
三楹有臺七級則禪師智曠演大論之故墟沙門
慧光開般若之初地者也獅子座中儼南無三十
六相蓮花臺畔環西來四十二章含毫極一代之

名流灑墨盡八埏之詰匠莫不鸞驚虎卧蛇縮蟬
揚五色蔚矣成章諸體居然悉備楮生託之長價
墨卿藉以騰聲又有左司馬汪公撰般若堂記一
篇直似曇花之難遇大司成余公書波羅密經一
部真如髻寶之希逢第旣殫厥心於雕虫繡虎之
業自難繼爾力於龍城兔苑之規慧門未遂莊嚴
慈室僅庇風雨四衆之打坐叅禪者雲集何所皈
依十方之杯渡錫飛者川來曷從棲泊且也司馬
撰記有其碑而無其亭司成寫經有其函而無其

長明身
閣均爲闕典有待後人于是法嗣本元受茲銖衣
香鉢之傳不減鵬者鷹俊之譽翻貝葉而朗悟持
戒律以精嚴爰發妙心續茲勝事難者曰恒河七
寶俱爲有漏之因明鏡一輪久著非臺之喻胡不
併捐六度獨契三空詎知般若若有臺而無臺真空
無相而有相非無何以攝有非有何以顯無以知
修知以慧修慧是無象行深之般若也因高益高
因大益大其有象行深之般若乎所願宰官居士
信女善男洗滌無明仗茲八水澣濯囂暗入彼四

衢競破慳貪而喜捨各輸泉貝以資工銖而積寸
而累行看鳥翅之房開日有就月有將坐見魚龍
之瓦集信心慧力豈曰由人福宇祥基居然在我

金山寺浮屠放光募緣建立道場疏

蓋聞佛性常圓慧光恒朗惟衆生久逐於迷途故
釋尊特顯乎權教其住世也或放頂光焉或放掌
光焉或放面門光焉其涅槃也或放山光焉或放
鏡光焉或放塔頂光焉法筵眷屬稽首皈依大地
蒼生合詞讚詠抑不知此光未放之先真空安在

長卿集卷之二
此光既放之後實相焉存辟之日照月臨而凡夫習見以爲常者乃其不常者也瑞日寶月而凡夫乍見以爲異者乃其不異者也頃者京口名區金山寶刹僧象齊臨共建無遮之會人龍畢集成輪發願之誠乃於二月二十有六日大風拔木皓雪彌空忽現舍利之寶光於彼浮圖之絕頂形同赤烏弄影響若萬蟬齊鳴旣璀璨以颺騰復徘徊而繚繞訝竒觀者雲集揚佛號者雷轟蓋江南江北之特聞而天上天下之希覲者矣是日值事弟子

卞生承勲夙植善根益加頂禮擬延四六清衆特建一七道場宣邨后識悔之文愆尤霧釋諷妙法蓮華之品福祉川增燃智炬以燭幽炷寶香而薰塔顧無邊之勝事詎獨力之可成所願一切含生之倫均爲華嚴海會之衆各破慳貪爭先喜捨轉六祖之法輪效龐婆之回向其有超出萬人之中宣示四句之偈且道光由塔生原是無知瓦礫又或聲從空出誰當獅子喉隴盲目人未嘗無見此光見也未曾彌陀佛見在說法畢竟說着甚麼若

是半個聖人許你雲端撒手

興嚴寺三佛堂募緣疏

興嚴寺大雄殿之南故有三佛堂今圯矣守者置三佛於廡下塵埃漫漶丹壁剝落過者咨嗟良久乃去今年秋懷上人移置禪室募善士施金刀而莊嚴之塗金布采恍曜心目佛長不踰四尺驟而觀之若一株茅葦化爲丈六金身而不可褻翫也諦而觀之若千丈報身巍巍峩峩而不可仰視也又存神斂精而默會之若法身徧滿三千大千世界而分一爲三攝三爲一也懷上人復欲剏三佛堂於禪室之西屬不佞鼎䟽諸首簡則有坐客進而請曰若不聞金剛經乎過去心不可得則過去諸佛空矣現在心不可得則現在諸佛空矣未來心不可得則未來諸佛空矣空則六度萬行總屬影事而況布施者六度之一莊嚴者萬行之一又安用此規規爲也不佞作而應之曰不然夫三世諸佛皆所謂密因修定而證一乘之妙果者也衆生蓋亦有三世焉過去惡因非六度萬行胡以滅

之未來善果非六度萬行胡以植之執布施莊嚴
以爲六度萬行是認細流爲巨海也廢布施莊嚴
以爲六度萬行是認巨海而阻細流也惟諸檀越
因布施而兼修六度懷上人因莊嚴而兼修萬行
又以六度萬行而契一心以一心而印三佛斯不
佞鼎作疏之意乎

修復章江寺併建塔募緣疏

章江寺一名龍沙章江禪院宋韓熙載有章江寺
碑文潘慎修有章江禪院記又禪林寶訓稱有章
江集又日涉記稱晦堂禪師住章江寺其法器則
有湛堂靈源死心輩云今桃花鄉距樂化舖二里
許有章江寺下院亦一證也夫人事有廢則必興
天運無往而不復乃者龍沙高峙已應真仙八百
之期睠茲鳳刹未興實藉宰官千倍之力斬成勝
果敢薦蕪詞豫章郡大江以西一大都會也五嶺
當其前九江注其北表以匡廬華蓋之勝帶以彭
蠡落星之流其重門則有二孤入雲迴狂瀾於旣
倒其近尋則有十川縈秀每將去而復留若乃界

於南浦之濱西山之麓一沙曲抱萬派朝宗望之
如長虹倚天卽之如游龍出水者洋子洲也東望
則煙生萬井西眺則霞蔚層巒江湖縹緲以分流
吳楚依稀而界道其下靈和一潭澄徹如鏡振衣
濯足殊有出世之想鋤雲耕月瓦礫往往間出或
曰此章江寺舊趾也且其地屬會省襟帶宜龍城
是爲外屏宜鴈塔是爲文筆顧重臺雖累土可致
而扛鼎匪衆力弗成茲幸元老當朝羣公就列信
地靈人傑際千載之希逢請捐俸助金建一方之
保障地維天柱永絕蛟踪暮鼓晨鍾時聞獅吼三
千行八百功悉由願力億萬年無量劫廣種善根
修福者免大亂大旱之憂修慧者證成聖成仙之
果幸先檀施蚤樹法幢謹疏

勅建萬壽寶閣募緣疏

原夫萬壽宮主九州都仙太史神靈妙濟許真君
之垂教也赤烏誕祥金鳳叶吉坐顏齋而朗悟從
孔矩以平施可道可名契青牛之僞往卽心卽佛
證白馬之虛來暫縮旌陽之符慈宏標竹籩返道

遙之駕法演飛茅殲蟒除蛟鐵柱身十川而鎮地
驅龍就虎石函藏九轉以開天住閭浮而闡化者
百三十年圓成善果攀羽蓋而遐舉者四十二口
宿植靈根飄混合之迴風錦幃飛采布再來之因
地翠栢敷榮七靖旗列於晉朝萬壽璇題於宋代
維道之母詎測玄玄是法中王時彰赫赫茲者龍
沙應期擢秀烏晶啓祕騰輝延萬曆鼎盛之春秋
護億載靈長之社稷風日迎帆而流麗軸轡輓
粟以輸將我皇上飲水思源順風問道允墨綬

鍾樞等率多官叩閣而請額故黃冠毛理教等
募衆緣拾材而建工祠名靈祐遵王言也閣標
萬壽保聖躬也蓋昔之兆基也在西江水之西
而今之卜吉也在東嶽廟之東洵金木候至而交
并神祇會逢而互顯者矣伏願豫章十三郡之人
豪首倡義舉環海八百衆之仙品齊赴法筵去慳
去貪度愛河慾海之苦捐金捐粟收寸田尺宅之
功履珠橫玉者無以千貫爲多而坐增痴障羹藜
含糗者勿以一錢爲少而自阻善緣庶幾金榜玉

樓登四衆淨明之域琳宮貝闕闡三教忠孝之門
東海不波永息腥風於遠嶼南山如壽常瞻化日
於康衢謹疏

茅山乾元觀 勅賜藏經募緣建閣疏

銀題啓祕千函頒自 上方石室緘滕九級基於
累土匪藉十方之巨力曷成億載之偉功蓋聞生
地生天強名曰道盡言盡意於是有經仰觀結氣
以浮空慨爾應機而闡教陰符三百字歷劫不能
剖其微道德五千言羣真競欲衍其緒三轉七飛

之典家握蛇珠五圖九籥之章人懷鴻寶析之則
千江一月會之則一月千江逮我 明興彙茲道
藏肇一元演爲三洞列四輔萃爲七門煉石餐玉
之方視諸掌上捲蛤叱羊之輩具在目前誠哉道
岸丹梯允矣愛河寶筏顧 九重禁地孰抽金櫃
之篇萬里遐陬詎展琅函之軸惟此形標巳字人
傳句曲名山乃有月出庚方古建乾元道觀福地
居然首列洞天屈在八行陶隱居依鬱岡而築室
朱妙觀遵玄圃以修真燕口洞傍千樹桃花紅麗

長雅集卷之二
日洗心池畔幾莖瑤草碧連雲閣希言度世數百
秋而翩翩羽化李徹度行年九十二而灼灼童顏
我 皇上夜占處士之明星迴眸南顧朝望真人
之王氣遣使東行仙藻靈文染惹層霄之御氣椒
庭彩閣焜煌午夜之天章松桂欣欣以向榮巖壑
津津而改色經聲夜息鸞笙縹渺度雲璈爐氣晨
飄鶴駕繽紛來日觀然左圖右史旣足證乎真詮
而上棟下宇猶未備乎宏制此黃流瓦缶所以致
譏而朱絃土鼓匪可共奏者也乃有法嗣李教順

者弱齡味道蚤歲翻經執仙契而軒軒鳳翔謝塵
情而矯矯蟬蛻特摠素悃用矢玄穹期徼萬姓之
寵靈仰荅 一人之休命伏念 朝之中 朝之

外咸依日月之耿光江以北江以南共荷星辰之
普照所願去貪去吝隨力隨心輸鼠壤之餘糧干
鍾可集割蠅頭之小利萬貫立臻易土堦而鐵鷲
入雲接十洲於几席剪茅茨而金龜隱霧望三島
於羹墻更祈 玄宰之於昭默啓 皇心於密勿
立罷求金之使四海來蘇早安 主鬯之儲萬年

長雅集卷之八
輦固斯亦無量無邊之德海而有耕有穫之福田也謹疏

勅建天妃宮募緣剏修疏

代作

萬曆戊戌九月余自粵東左轄遷留都太常與少卿宣城詹公大宗伯瓊海王公禮垣德興祝公實表裏共事云太常職專祀典獨於天妃宮則躬自祭酒歲事且兩舉焉至崇重矣越明年正月望日當舉祀禮先一日至止齋居徘徊四顧中有正殿寢殿以祀天妃左爲玉皇閣勅賜藏經貯焉

右爲三清殿三官諸殿附焉蓋初甚宏壯鉅麗而今頽簷傾壁岌岌乎不可久留矣又藏經殘軼者十而六七住持殷大吉髮白齒敝言不出口念欲募緣鼎新又有毛生理教者年甫二十精詣玄理敬發弘願獨扇一室不盈十笏斷御酒肉時而冥心趺坐時而誦習三教經籍誓不舉殿閣廊廡垣墻藏經而一新之非夫也予聞而壯之因爲之疏曰昔二祖開天建極聲教翔洽海外諸國重譯獻琛者不可勝數于時分遣朝使持節冊封遠

涉海洋颶風黑雨頃刻晝晦巨浪排空百怪疊出
舟師亟呼天妃輒有紅光如日從天飛墜已而日
霽風恬揚帆無恙者往往如是是宮奉 勅建于
永樂十四年重修于正德十三年咸以妥神明而
荅休貺也較之尋常淫祀萬萬不牟矣歲時修葺
豈非太常事哉會 國家時詘舉盈不敢請之
內帑因檢括署中積負田值多方追復然董董耳
舍募衆緣而欲修之其道無繇矣乃與王公詹公
祝公各摘詞捐俸首倡惟我內外文武等官遠爾
素封商賈逮及編戶齊民隨心而結善緣量力而
成勝果庶幾高以下基洪由織起上綿 國祚於
無疆下息鯨波於有永不佞亦可藉手以塞素尸
之愆矣矧今境內荐飢米價騰湧興工作以聚遊
民亦荒政之最急者則茲舉也其一物而數善備
乎

鍊師王小顛入園乞外護疏

王鍊師陽羨人弱冠時故善病遇閻希言授以坐
忘之訣病立起遂不事家人生業徜徉市中人因

以小顛呼之隆慶丁卯着黑冠披黑袂遊豫章嘗
酷暑坐卧赤日中飲酒無算豫章大夫士庶爭師
禮之久之遁去萬曆戊子有人見鍊師於白門則
巾幘衫履如平時或觸暑走道中清涼不汗或謂
鍊師居方內而遊乎方以外居方外而遊乎方以
內稱爲顛不虛也鍊師不應蓋希言預知尸解之
期以書招鍊師治乃公遺蛻因以衣鉢授首座姜
文谷約以次傳及鍊師故鍊師復考文谷而祖希
言鍊師與文谷旣奉希言歸于茅山之乾元觀乃
爲混元洞以藏之又北走燕市請藏經於 內府
請寶幢於 慈宮諸所光藜林而開法嗣者不遺
餘力今年秋予入金昌遇鍊師冠衲如豫章時因
出一冊示予曰往吾方內而外者志本願也方外
而內者報師恩也今外而外矣將營靜室具資糧
以卒千生之業所亟需者外護耳敢以疏請予聞
昔之入園者或因撞門而勃然怒發是我心未除
也或詠無爰而頓被麾斥是沉於陰暗也今鍊師
奔走風塵許時則依境鍊心之功熟矣坐卧赤日

中如廣廈則陰盡陽純之基兆矣今竟修坐忘之業顛倒陰陽卽以大地爲一園以一園爲大地以宰官居士長者爲外護以外護非宰官居士長者何不可焉余烏足以知之

洪都西山重建廣化寺募緣疏

夫大江擅天塹之雄而巋然開重鎮於大江之右者洪都也章江擅洪都之勝而截然標大觀於章江之左者西山也西山蜿蜒三百餘里北與匡廬接壤兔苑鹿園無慮數百而香城章江廣化最著

微獨稱地勝也香城之著也以順和尚章江之著也以晦堂師廣化故在翠巖之麓界於香城章江之間於時有可真上人者苦善侍之主母心機鋒倏挫遭石霜之一吼爽氣頓增料虎頭履虎尾獨饒我與黃龍把龜板爆龜文末許共推神鼎紅爐煽罷任三賢十望立時化作金波拄杖拈來總萬馬千兵頃刻封爲京觀此西山之所以培而高叢林之所以藉而勝也顧歲月有密移之運而陵谷多變遷之虞徵君橋上月臨松鶴歸華表迎笑堂

長明身卷之八
前雷護橋仙去蓬萊舊趾旣堙茂草佳名仍煥傳
燈乃有比丘無深善根夙植戒律嚴精辭廬阜之
瑤天歷厭原之寶地睹香城廢於前而創於後則
戒喜之應讖不虛羨章江毀於東而興於西則天
機之發心良苦然皆現宰官身者主持於上現王
侯身者倡率於先現長者居士身者共捐布地之
金現善男信女身者各展片氈之助此行露之厭
浥不爲徒勞而不日之經營乃可底績也矧茲翠
巖高風竝山川而不朽廣化別業披雲霧以重開
用矢深心祈圓聖果或云施者倦矣將無虞於魯
縞之難穿鉅知來者續兮端有望於積薪之在上
伏願一時再來之佛擴心量以無遑三生曾結之
緣轉法輪於不退庶乎鴈堂蔽野常瞻佛日輝煌
鳳刹干霄永荷慈雲庇覆鼎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謹疏

李長卿集卷之八終

李長卿集卷之九

豫章李鼎著

門人當塗端汝洛校

上書

上張相公書

不肖鼎辱在閣下姻婭門牆之末非一日矣迺閣下矚矚不肖又諸姻婭門牆中所不敢望者而不肖得之且習以爲尋常而安焉不報者比比也無論雕蟲末技匿其所醜而游揚其所未至卽兩遭

非常患難閣下兩布非常之惠不憚左提右挈而
厝之更生此恩此德九死何敢諉也歲辛卯閣下
起東山司鼎鉉不肖鼎陸沉塞北東望酌酒曾不
能修半劄一言以贊盛美而頌榮光暨今三年所
矣閣下廟謨既效文武功成晉陟崇階衣麟橫
玉不肖鼎落魄江左北望酌酒曾不能修半劄一
言以揚鴻猷而鋪駿烈此豈敢自外哉竊謂泥蟠
之鮒非所以從神龍也蟋蟀之唿非所以繼鳳吹
也不祥之姓名非所以溷名世也用是濡毫伸楮
輒復中止比來親友無不道閣下廣廈細旃時時
念及不肖夫姻婭門墻中最稱不類者莫如鼎最
稱疏索者亦莫如鼎而閣下時時念及不置詎誠
有才足憐哉夫亦哀其窮而惜其冤耳邇來歛跡
衡門萬緣都屏兀倚稿梧坐觀元化易曰一陰一
陽之謂道乃今味之有餘旨焉大都陰陽有定名
無定位和則神御氣氣御形而五運六氣皆吾繕
性之資不和則神役於氣氣役於形而五運六氣
皆吾伐性之斧調習既久神無其神氣無其氣形

長卿集卷九
無其形和之至也閣下再來人也必命蒂獨契
真詮每欲惠徼名言以釋疑網久矣閣下德望日
益崇勛名日益茂 九重之所眷注海隅之所延
頸行於閣下有專屬焉可終無一言以請哉古稱
宰相之職燮理陰陽雨暘時若水旱不侵此燮理
之效也若燮理之功則不在造化而在人事 宮
中府中一陰一陽也政府臺諫一陰一陽也中國
夷狄一陰一陽也文紳武弁一陰一陽也 官府
劑調事在密勿閣下施之有成效矣股肱耳目一

體而分諫官隨宰相入奏古今豔之 國初師師
之風至今猶可想見逮其變也宰執願指於諫官
諫官意受於宰執若是者謂之比周比周似和而
非和也又一變也宰執以含垢諫官爲得體諫官
以索瘢宰執爲風裁含垢之不已則權日益輕而
以一身爲射的索瘢之不已則風日益長而以去
官爲捷徑時事至此而可不深惟其本根乎 朝
廷有大黜陟大舉動則事下九卿臺省雜議此令
甲也乃一二當事大老成心先據令中如巨石

之不可轉而姑以會議爲故事以古會議者未脫
口操牘者先受成旅而進旅而退意有所不得伸
辭有所不得盡如之何而不退有後言也愚以爲
有大黜陟大舉動止於九卿臺省雜議而上不煩
宰相下不及部屬以下者過也夫上不煩宰相則
聽者之道未弘下不及部屬以下則言者之路未
廣故人情不得吐其胸中之蘊而發憤於君父
之前則其衷不得不激而其辭不得不過故不惟
臺省之章奏盈庭而部屬以下之建白者接踵矣
請自今會議之先日省中諸公集議於省而麤取
成於都諫公焉臺中諸公集議於臺而麤取成於
中丞公焉九列諸公集議於其曹而麤取成於其
曹長焉明日冠履畢集部屬以下有言欲吐者先
白於其曹長亦得置身班行元老碩輔儼然辱而
臨之觀其言察其色言者無留辭聽者無隱聰然
後申之以先代之舊章揆之以當今之事勢辯難
往復不厭再三執兩端以用中無朝更而夕改斯
政府之體統常尊臺省之名位永保和氣春融嫌

疑霧釋孰謂江河之不可返也又曰止建言竄逐
廢格諸公皆所謂直節匪躬之彥也惟閣下日與
太宰拔茅而擢用之 聖意不可回不妨補牘而
開陳之俾蹇諤名公濟濟在位匪以塞異議者之
口直以堅樂告者之心斯不亦 熙朝之盛事矣
哉中國尊也首也夷狄也也此有定名之陰
陽也時羈縻以柔之時撻伐以威之審時度勢不
得已而後動此無定位之陰陽也外許封貢以紓
目前之急內修戰守以圖萬世之安此今日當事
者審時度勢之上計而以不見量於中外抱耿耿
者也然亦有說焉勢在中國則羈縻正所以示恩
勢在夷狄則羈縻適所以長寇而况封貢戰守又
若寒暑晝夜之相反未有並舉而兼得者也管子
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兼愛之說勝則士卒
不戰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此名言也夫管子
之相齊也其高國以下皆世胄也而言猶若是我
國家官不久任人無定權而欲寓撻伐於羈縻
之中蓋萬萬其不能也邇者 九廟有靈 聖天

子赫然震怒封貢之議一朝報罷防守之臣有一不股栗色動而懼者乎草茅之士有一不掀髯掉臂而奮者乎夫人心懼則思補其所不足而有令圖人心奮則思見其所有餘而多後效轉弱爲彊千載之一時也乃久任之法不可不亟講焉所謂久任者何也文紳之有開府武弁之有總戎是一方之保障也文武百執事之綱也一張一弛一動一靜若人道之有伉儷然夫伉儷之初舉也非有相知相見之素也而禮成之後膠漆自投臧獲之

輩雖黃髮華顛莫敢不委心而奔命者何也百年之期訂於一日雖有異志無所之也今開府總戎之授不問其地方之宜與不宜也臭味之合與不合也遇缺而推循資而用所尚者縟節所責者苛禮所參商而杓鑿者文移字句之末曾席不暖突不黔日垂涎於轉遷之命又顧而之他矣今久任之章奏累上也久任之明旨累降也然計資筭俸典銓者奉爲聖書魚貫鴈行當官者視爲故物巧速者收逐鹿之功拙遲者抱積薪之嘆非大起

而更張之不可得也所謂更張者非變法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唐虞之令典我祖宗之成規也惟閣下請於 聖天子下璽書而賜之開府總戎公曰爾文武大吏自在事以至今日積日久而有成勞者晉爵一級或二級勿論論自明年乙未至十年乙巳一方之事事無鉅細爾以闔外之令行之無改官無請告無以人言而引嫌無以一青而議罷殊賞恒於斯顯戮恒於斯令既具矣勿宣也先聽其自陳而雜議其去留焉又雜議其才與地相宜文與武相得者而後授之 璽書焉壹切選將也練兵也繕城池也修器械也理錢穀也用間諜也惟文武大吏之言是聽斯所謂任將而不從中制者乎夫 國家之虞虜舊矣西虜張則備東者緩東虜張則備西者緩俄而倭張矣備虜者東西皆緩有如中州之饑民未卽撲滅播州之負固未卽授首緬甸之弄兵未卽成擒專備之則不可兼備之則不能其策又將安出也惟久任之法一行則在在皆金湯之固人人皆干城之選

聖君賢相拱手而致太平矣抑當宁之所以持籌而慨拊髀而思者不曰軍興無措則曰折衝無人然而一盈一縮一起一伏其所關非眇小也在把握陰陽者一加之意而已矣夫財不降于天不出于地人才不借于異代古今之通論也今餉軍一役已竭四海之膏脂矣而理財者必欲取之餉軍之外科目一塗已阨英雄之壯志矣而掄才者猶欲限于科目之中此所謂舛也國家膏腴之地半屬屯田旣分兵農而二之矣存留起運之賦皆取之民者也起運者盡餉京邊之軍存留者半餉本衛所之軍民已不堪命矣乃天下之驕而不可制脆而不可使者惟此軍爲然於是民兵之設矣民兵不已而召募召募不已而調集其見逾左其費逾繁是立盡之道也胡不罷清軍之官弛勾攝之令有罪者削其籍告退者聽其便省一軍則省一軍之費省一軍之費則克一兵之用不十年而兵食可兩足也微獨民可用軍亦可用也然而不可用者訓練不精也訓練所以不精者賞

長樂集卷之九
三十一
罰不明也賞罰所以不明者選將之有其名而無其實也於是益見用人爲汲汲矣文武將吏比肩而事主上猶大鵬之有兩翼也今文墨下吏得持三尺以制元戎是垂天之翼鍛其右翮而責之九萬里而南溟也關三途以得士猶帝畿官路之洞開萬方輻輳而歸往也今困於一第者絕望於雲霄僅竊民膏以自潤是三衢九市荆榛坑塹而恃一徒杠以通玉帛也人之才品各有天授猶騏驥駑駘之不可方駕而進也今資格一定後發

者不得先至是縛龍媒汗血之駒而俾從跛鼈之後塵也不寧是也才至孔門可謂極盛矣然爲邦者不可宰邑宰邑者不可爲邦治禮樂者不得兼兵戎治兵戎者不得兼禮樂今一人也足跡遍天下敷歷遍諸曹有白首士途而不得展其胸中之一技者可念也又不寧是也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然今不但使之無恒產而且使之無恒業一錮之於沙汰而學校不得安其身矣再錮之於冒籍而茫茫宇宙蹙蹙靡所騁矣三錮之於白衣

戎行無罪而斥逐殆盡而塞外海濱不得容其六尺矣試觀叛者九起果盡倭耶虜耶抑亦我之赤子我之策士謀臣勢不得不操戈而內向耶失今不廣布德網盡收麟鳳不知所稅駕矣閣下之爰立也中外蓋有兩大快事焉一者孝廉應辟召二者撫臺薦草茅然俱於吾省見之閣下汲引主持之力焉可誣也惟自吾省以及於天下自一時以著爲定規則社稷蒼生之福奚啻萬億斯年而已哉雖然此非語之至者也若乃臥榻之前几席之下其可爲隱憂者凡四不肖鼎不敢宣之於口又不敢筆之於書又不敢自外於臣子之義肺腑之親而終於不敢發請意而言之閣下意而聽之可乎陳戶牖之相漢也陸賈以其言進矣將相和調則士豫附戶牖然其策遂交驩太尉卒以北軍底定大事今之太尉非戎政大將軍乎十萬之衆簡而練之可以壯根本而消窺伺卽禦外不足治內當益有餘願閣下蚤定計於陰陽交會之際無迂儒生而廢其千慮之一得也夫不肖鼎嘗陸沉

塞北矣而不言邊落魄江左矣而不言海此其說
有二善戰者戰於廟堂之上則邊海不必言又
其地理遼遠形勝士馬防守器械分合奇正之務
更僕未可悉數淺言之則無當深言之則冗長而
不可聽儻再賜明問則方寸之地尺一之牘當自
效於異日焉

上大司馬石公書

閣下在先皇時不難據忠抗疏九死不回于時
牧夫販婦有不慕閣下之忠而思一見顏色者乎
得時而駕身握筦樞西叛未寧東夷告急議方脫
口咻者盈庭閣下從容定計一舉而劉哮授首再
舉而朝鮮反國亦可謂不世之勲矣至近日東封
一事衆口滋多閣下良工苦心有似病啞茹荼我
且不能宣之於口又安望天下能諒我以心者乎
蓋當朝鮮之告急也閣下豈不曰朝鮮非弱國也
周漢所不能臣隋唐所不能伐倭奴一旦逐其君
據其地此其鋒誠不可當又倭奴遠隔大海虛實
衆寡偵探皆所不及我方不利於西此可以計緩

兵待吾得志於西然後畢力於東即使留侯借箸而畫當不出此方其遣沈惟敬而東也閣下豈不曰倭奴雖克朝鮮夷狄自相攻耳非敢出一語加一矢以犯天朝有如畏天之威還我屬國永爲不侵不叛之臣夫何吝一璽書之封初非以貢許之亦未嘗以必不可貢絕之惟敬喜功之速成也安知其不於一封之外他有輕諾乎得隴望蜀人情類然安知倭奴不於封貢之外他有覬覦乎逮倭奴日望惟敬之來而不虞大兵卒至則平壤之捷也王京之退也提督之伐也惟敬與有力焉總之發縱指示非閣下之功而誰功也倭退矣朝鮮之國復矣王子陪臣還矣使此時告廟獻俘飲至策勛大者侯小者金帛閣下功成不居歸休綠野詎非宇宙間一大快事哉然而閣下有隱衷也豈不曰吾而失信於夷狄異日能保其不發怒於朝鮮乎吾而失信於惟敬異日誰復有出死力爲國家膺使命者乎故寧畫蛇而添足不爲弛擔而息肩寧以一身犯衆口不欲以難事貽後人

閣下之心亦良苦矣今者傳聞之言雖則互異正使之逃則已不虛以正使之逃而證互異之說是倭奴失信於閣下非閣下失信於倭奴也是惟敬有負於閣下非閣下有負於惟敬也失今不亟反之正而猶守小西飛之誓言據揚方亨之續報以爲倭奴必不失信惟敬必不我負竊謂閣下昏於料人而闇於當局也所謂反之正者何也一曰直陳封事顛末不嫌引咎而責躬二曰講求善後良圖不妨改絃而更始閣下何不上疏而自劾曰臣以一封許倭而不虞惟敬之許及于貢也臣罪一惟敬業已許貢倭方求多於貢而臣猶爲許封不許貢之說者欲以息人言而不知適以生戎心也臣罪二旣用惟敬作說客則當用惟敬克正使卽有不恭我以一惟敬當之天朝之體統自在也臣見不及此又不知李宗城豎子不足謀大事而輕遣之欲以尊國體而不知適以損國威也臣罪三臣悞信塘報今日謂釜倭退歸若而人明日謂釜倭焚營若而處旣受宗城惟敬之欺又以

宗城惟敬之欺而欺 陛下臣罪四毛舉臣罪擢
髮不足數也此四罪其大都耳 陛下何惜一斧
鉞之誅不加於臣以爲謀國無成者之戒 主上
仁聖必不聽之歟必不聽之歸亦當屏驕從卸冠
冕待罪 朝房一切部事悉於 朝房處分又大
書罪已之言開受善之路凡有以東事見規者敢
不悉心以聽如此而 聖眷有不終人言有不息
者乎停封調兵今日切要之美譚也然我停封則
楊方亨以及隨從千人必且伏屍絕域倭且得以
有詞而興戎停封胡可輕也興師十萬日費萬金
早調一月則費且三十萬早調一年則費且三百
六十萬而大將偏裨材官謀士之費不與焉是坐
困之術也調兵胡可輕也閣下謂停封不可輕而
以楊方亨克正使沈惟敬克副使自以爲得策矣
人得無以爲掩耳而盜鈴乎謂調兵不可輕而日
事申飭之虛文又僅推一備倭總兵亦自以爲得
策矣人得無以爲養癰而待斃乎且科臣異乎我
者也夫旣以異乎我矣則將信其惡言無信其美

言若是者封必不成方亨惟敬同乎我者也夫既已同乎我矣則將傳其美言無傳其惡言若是者封成而人必不信且其人身在檻穽苟可脫身何恤 國事封成而必且有害今 主上欲選謀勇之將率精兵詣朝鮮訓練固守甚盛舉也閣下何不乘此機也寓封於勘寓勘於守可封則封而不至辱 命可停則停而又能袂方亨等千人以歸審有的據情形然後遣將出師故未晚也 稷廟時樞府嘗置左右司馬者四人皆極當時文武之選無事則從容而譚邊海之石畫有事則經畧總督之選自可命駕而行惜乎不久報罷閣下何不倣此一舉行之且異日乞身不必別尋賢者自代又五府僉書六營副將一一妙選真材每員量給家丁月糧若干或搜羅豪俊以備緩急卽不皇皇調兵而隱然長城之勢壯矣夫同聲附和恒物大情今之牧夫販婦有不心非巷議以閣下爲悞國者乎昔非有以德之而何以慕今非有以仇之而何以議此其中有天視天聽者存可以積誠而

收之未可盛氣而防之者也閣下居恒謂散流言
阻封事者非從役東征之輩乎彼其不憚遺其骨
肉間關跋履意豈有他夫亦欲樹尺寸之功耳况
封侯之賞閣下業已兩得所請及事定之後始奪
於人言旣牽於封事使此輩遷延京邸生還無期
或亦非體閣下何不及時叙功無濫無枉庶真功
者錄僞功者退前勞旣酬後效可必所謂積誠以
收人心者此其一也閣下故言官也臺省諸公方
望閣下以爲典刑因事而爭正其守官以效先進
邇者言事之臣紛紛罷去直指曹公一言忤旨
遂下於理外議不測嘖有煩言閣下雖心如皎日
安能家置一喙今宜伏闕申請願以身代至於
時其橐餽恤其眷屬一如恫瘝切身毫無愧於天
地所謂積誠以收人心者此又其一也閣下業有
阻撓封事之禁而捕帥復因他盜夜禁嚴若束濕
于是人人自危訛言日起閣下何不稍寬禁網俾
輦轂之下化日舒長所謂積誠以收人心者此
又其一也閣下解任雖則未能受祿或亦未妥自

長卿集卷九
今以往所有常俸請別貯 朝房之側有功員役
取以薄酌一以廣 君恩一以分已罪所謂積誠
以收人心者此又其一也閣下節義助猷爛然在
人耳目稍一收拾海內公是固自在也不佞鼎仰
止之思爲日已久閣下之門方且如市茲閣下謝
過齋居人言踵至于進之士望風遠遁用是不敢
引避獻其區區惟閣下少垂察焉

再上大司馬石公書

客歲鼎不度愚賤謬以未同逆耳之言仰瀆閣下
不蒙見報說者皆謂閣下積怒有待而發然鼎寸
心知有 國耳不暇計閣下之怒與不怒也顧吾
言不驗 社稷之福今不幸驗矣攻者不遺餘人
守者不遺餘力卽公輸墨翟又何足云閣下於此
無乃勞乎旁觀者竊謂閣下愈勞而危愈甚禍愈
深人言愈不可息有言于此可以轉危而安移禍
而福且有令名厚實以貽後世閣下能彊起而聽
之乎今 國家最鉅且急者二事一 國本一備
倭閣下有 宮保樞密之寄兩者並重無地不可

長卿集卷九
三十一
死官何不亟上封事曰東事敗壞至此臣萬死不
足償責 皇上猶不卽以臣潤斧膏鑊者蓋矜臣
之愚而諒臣之未敢欺也 皇上不怠臣于將死
臣敢死而忘 皇上乎竊見 皇長子聖學日新
前星之望日久今逾冠婚之期而大本尚爾未定
臣極知 皇上慈仁天性冊立當不崇朝恨臣自
速辜愆不及見此盛典先登鬼錄假息游魂終有
不能忘情于 闕下者 陛下儻行臣哀鳴言善
之愚需下 明詔蚤定 國本卽禡臣斬臣剗臣
族臣臣目瞑矣萬一上徼 九廟之靈一言悟
主則鄉之攻者議者將回心而易辭曰王敦耻其
敗而思亂司馬耻其敗而思善卽史魚尸諫又何
讓焉借一不測閣下得死所矣海內同志之儔必
有紀其忠而植其孤者如其不能亦宜蚤自財決
慎無終信細人之言日爲抱薪救火之計僥倖旦
夕餘生以需藐然之孤長也嗟乎衆怒不可犯殺
機不可回身歿而不失後於魯國子牙亦丈夫哉
惟閣下熟計而立斷之

長鳴集卷九
上大中丞青螺郭先生書

鼎也不類幼從諸生讀各公制舉義稍窺古文辭
雜體韻語則知吾鄉有青螺郭先生者追班馬之
逸駕跨屈宋之絕塵一時濡毫削牘之流願遊門
墻拾唾餘奉爲終身指南者不可勝數以鼎跼躅
西山瞻望青遠螺子兩峯盈盈一水竟渺若三山
遠在天際坐當吾世而失先生鼎非人也哉蓋先
生剖符於粵則有粵草董學於蜀則有蜀草敷歷
於浙於晉則有浙草晉草列岳於楚於閩則有楚
草閩草開府於黔則有黔草鼎也讀粵草則依先
生朱旛於粵讀蜀草則依先生朗鑑于蜀讀浙草
晉草則依先生旌節於浙於晉讀楚草閩草則依
先生露冕於楚於閩讀黔草則依先生高牙大纛
於黔譬之烏望日而孕兔望月而胎初不必回日
月之未光以俯臨於烏兔也歲丙午先生季公肄
業南雍招鼎共事硯席夫鼎蚩蚩者耳卽制舉一
義且無當於季公况進此而爲古文辭爲雜體韻
語者乎然卒不敢通一刺以訊左右知區區匱盟

長卿集卷九
不足辱記室耳頃友人黎仲明氏以先生所製太
夫人新阡十景詩繪之于圖屬鼎里言引首辭不
獲命聊呈其固陋祈請正焉儻蒙一字一抹是先
生終不以鼎爲不類而吐棄之也鼎于文章家不
能窺其一班惟數十年來從方以外者授黃老莊
列道家之言頗有一得當圖晉而獻之左右先生
將無戒閹人內之否

李長卿集卷之九終

卷之二